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三卷 太祖平漢

元順帝至正七年冬月，常遇春、廖永安、吳禎等，自銅陵進取池州。太祖命李文忠領兵策應。永安去城里，而遇春、禎等帥舟師抵城下，合攻之，破其北門，入城，執天完將洪元帥，斬之。天完，徐壽輝偽號也。並擒其副將魏壽、徐天雄等。天完平章陳友諒寇池州，以戰艦百餘艘來逆戰，遇春等復奮擊，大敗之。友諒，沔陽漁家子，本姓謝，先世贅陳，冒陳姓，常為書獄吏，意忽忽不樂。會徐壽輝、倪文俊等起兵，慨然往從之。初為文俊簿書掾，未幾，亦領兵為元帥。文俊漸專恣，友諒積不能平。至是，文俊謀殺壽輝，不果，奔黃州，友諒遂襲殺文俊，並其軍，自稱平章，壽輝不能制。時友諒方強，茲為戰爭之始。

八年夏四月，陳友諒陷江南隆興、瑞州。己巳，遣其黨趙普勝自樅陽寇池州，太平守將劉友仁聞之，率兵赴援，遇賊敗沒，池州守將趙忠亦戰死。俞通海尋復池州。普勝驍將，號雙刀趙，初結砦巢湖，已歸友諒。趙德勝略石埭，擒友諒將錢清。

九年春三月，陳友諒遣趙普勝寇寧國太平縣。總制胡惟賢命程允、汪炳等擊敗之，獲其糧萬餘石。普勝復寇青陽、石埭等縣，僉院張德勝與戰於柵江口，破走之。

夏四月，徐達、俞通海、趙德勝等擊趙普勝柵江營，大破之，賊棄舟走，獲巨艦艦艘。癸酉，復池州，擒偽帥洪鈞等。時太祖經營浙東，方憂普勝剽掠，聞捷大喜，擢徐達同知樞密事，諸將升賞有差。

秋八月，遣徐達攻安慶。達率張德勝等自無為登陸，夜至浮山砦，擊敗普勝部將胡總管兵，追至潛山界。友諒參政郭泰領兵至沙河迎戰，達復大破之，斬泰，獲輜重無算，遂克潛山。

九月，僉院俞廷玉帥兵攻安慶，不克，沒於陣。諸將患之。太祖曰：「普勝雖勇而寡謀，友諒挾主以令眾，用間以離之，一夫之力耳。」時普勝有門客通術數，嘗為普勝畫策。乃使人陽與客交，而陰間之，置書與客，故達普勝。客懼來歸，盡得普勝平日所為。乃重以金幣資客，潛往友諒所親問普勝。普勝不之覺，見友諒使者，輒自言其功，有德色，友諒深忌之。至是，憤潛山之敗，乃詐以會軍為期，自至安慶。普勝出迎，至雁汊登舟，友諒殺之，並其軍。

冬二月，徐壽輝以友諒破隆興，欲徙都之。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己，沮之。壽輝不聽，引兵發漢陽，南下江州。友諒佯出迎，伏兵城內，候壽輝入，即閉城，伏發，盡殺其左右將士，幽壽輝江州。友諒自稱漢王，置官屬。

二年夏四月，徐達、常遇春拔趙普勝之水寨，友諒盛兵來援，聲言出安慶。遇春策其必攻池州，伏銳兵九華山待之，而以羸弱守城。友諒明日果至，直造城下，鋒銳甚。城上揚旗鳴鼓，伏兵悉起，緣山而出，循江而下，絕其歸路，城中出兵夾擊，大破之，斬首萬餘級，生擒三千人。常遇春欲盡殺之，謂徐達曰：「此皆勁敵也，不殺，將為後患。若以上聞，必不殺。」達不從，遂以聞。太祖諭使者曰：「亟還諭諸將，今戰爭方始，不可縱殺以絕人望。三千精銳，宜釋之為後用。」及使者返，遇春已殺之，止存三百人。太祖聞之，不憚，命悉放還。

閏五月，友諒率舟師犯太平，圍其城，守將花雲率麾下三千人，結陣迎戰。三日，友諒不得入，乃以巨舟乘漲泊城西南隅，舟尾高與城平，士卒緣之上。時城中乏食，士餒甚，不能戰。丙辰，城遂陷。賊縛雲急，雲怒罵曰：「賊奴！爾縛吾，吾主必滅爾，斬為膾也。」遂奮躍大呼起，縛盡絕，奪守者刀，連殺五六人，復罵曰：「賊非吾主敵也。曷不速降。」賊怒，縛雲舟檣，叢射之，比死，罵賊不絕口。院判王鼎、知府許瑄皆抗節不屈，死之。

方雲之與賊戰也，勢甚急，妻郜氏，生子煒方三歲，抱之泣，語家人曰：「城且破，吾夫必死之。吾夫死，吾不獨生，然不可使花氏無後。兒在，若等善撫育之。」已聞雲就縛，郜氏即赴水死。侍兒孫氏收郜，瘞之，抱兒逃，漢軍掠之。軍中惡小兒啼，孫氏恐被害，以管珥屬漁家鞠之。偽漢敗，孫氏脫身至漁家，竊兒去，夜宿陶穴中。天曙，登舟渡江，遇漢軍奪舟，猝孫氏及兒投之江，江中得斷木，附之入蘆渚中。渚有蓮實，孫氏取啗兒，凡七日不死。忽夜半，聞人語聲，呼之，逢老父，號雷老，告之故，與偕行，達太祖所。孫氏抱兒拜泣，太祖亦泣，置兒於膝曰：「此將種也。」命賜雷老衣，忽不見。

陳友諒寇太平時，挾壽輝行。既得太平亟謀僭偽號，乃於采石舟中，佯使人白壽輝前，令壯士持鐵錘從後擊之，碎其首。以暴疾死令軍中。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，稱皇帝國號漢，改元大義。群下立江岸，草次行禮，值大雨，殊無儀節。以鄒普勝為太師，張必先為丞相，張定邊為太尉，乃率眾還江州。友諒既僭大號，遣使約張士誠同人寇。士誠齷齪自固，不敢應。友諒自江州引兵東下，建康大震。獻計者，或謀以城降，或以鍾山有王氣，欲奔據之，或以決死一戰，戰不勝，即走未晚。太祖心非諸將議，獨劉基張目不言。太祖召基入內問計，基曰：「先斬主降及奔鍾山者，乃可破賊！」太祖曰：「先生計將安出？」基曰：「天道後舉者勝。吾以逸待勞，何患不克。莫若傾府庫，開至城，以固士心，伏兵伺隙擊之。取威制勝，以成王業，在此舉也。」太祖意益決。或謀先復太平以牽制之，太祖曰：「不可。太平吾新築壘，濠塹深固，向使彼陸地來攻，必不能破，彼乃以巨艦乘城，為所陷，今往攻之，猝難拔。賊舟師倍我，我頓兵堅城之下，進不能取，退不及援，失所據矣。」或又勸太祖自將禦之，太祖曰：

「亦不可。彼知我出，以偏師綴我，我欲與戰，彼不交鋒，而以舟師順流下建康，半日可達。吾步騎急回，百里趨戰，兵法所忌，皆非良策也。」於是遣胡大海以兵直搗廣信制其後，而召指揮康茂才謂之曰：「吾有事命汝，能之乎？」茂才曰：「惟命。」太祖曰：「汝與友諒雅游。今友諒入寇，吾欲速其來，非汝不可。汝今作書，遣使貽友諒，偽約降為內應，招之速來，給告以虛實，使分兵三道，以弱其勢。」茂才曰：「諾。家有老閻，舊嘗事友諒，遣使齎書，必信無疑。」太祖以其謀語李善長。善長曰：「方憂寇來，何為誘致之？」太祖曰：「遲則二寇謀合，為害益大，何以支！今先破此賊，則東寇膽落矣。」善長曰：「善！」茂才遂令閻者乘小舸，逕至友諒軍。友諒得書甚喜，問曰：「康公今何在？」閻者曰：「見守江東橋。」問：「橋何如？」曰：「木橋。」乃與酒食，遣還，謂曰：「歸語康公，吾至，則呼老康為驗。」閻者諾。歸告太祖，太祖喜曰：「賊入吾彀中矣。」乃命善長亟撤江東橋，易以鐵石。比旦，橋成。有自友諒軍中逸歸者，言友諒問新河口路。亟命趙德勝跨新河築虎口城守。命常遇春、馮勝、華高等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，伏石灰山側。徐達等陳兵南門外，楊璟駐兵大勝港，張德勝、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，太祖親總大軍於盧龍山。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，偃赤幟於山之右，戒曰：「寇至，則舉赤幟；舉黃幟，則伏兵皆起。各嚴師以待。」

乙丑，友諒果引舟師東下，至大勝港，楊璟整兵禦之。港狹，僅容三舟入，友諒以舟不得並進，遽引退，出大江，逕衝江東橋，見橋皆大石，非木橋，乃驚疑，連呼：「老康！老康！」無應之者。悟茂才使謬，即與其弟號五王者，率舟師趨龍江，先遣萬人登岸立柵，勢甚銳。時酷暑，太祖衣紫茸甲，張蓋，督兵，見士卒揮汗，命去蓋。眾欲戰，太祖曰：「天將雨，諸軍且就食，當乘雨擊之。」時天無雲，眾未信；忽風起西北，須臾大雨如注。赤幟舉，太祖下令拔柵。諸軍競前拔柵，友諒麾其眾來爭，戰方合，雨止。太祖命發鼓，鼓大震。黃幟舉，常遇春等伏兵起，徐達兵亦至，張德勝、朱虎舟師並集。內外合擊，友諒兵大潰走，趨舟，值潮退，舟膠淺，殺溺死者無算，生擒七千餘人，收得巨艦百餘艘，戰舸數百。友諒乘別舸脫走，於所乘舟中得茂才書。太祖笑曰：「彼愚至此，可嗤也。」命諸將追擊。友諒至慈湖，縱火焚其舟，賊眾潰。追至采石，復大戰，廖永忠率所部大呼陷陣入，華雲龍躍馬搗其中堅。有王銘者，獨馳入其陣，賊攢槊刺之，傷額，戰益力，流血淋漓，旋迴三匝，獨所殺傷過當，賊大敗。張德勝戰死。周顯與賊戰於觀渡橋，亦敗之。諸軍乘勝追擊，賊守太平者無固志。辛酉，遂復太平。初，太平城西南俯瞰姑溪，故為友諒舟師所陷。至是，常遇春命移築，去姑溪二里餘步，增築樓堞，守禦遂固。

六月戊寅，胡大海取信州。大海率兵至靈溪城，中步騎數千出迎戰，擊敗之，督兵攻城，守者不能支，眾潰，遂克之。改信州為廣信府，以大海子德濟為同僉守之。

七月，徐壽輝舊將浮梁院判於光、左丞餘椿，擊走偽漢將辛同知，取饒州，以城來降。太祖命鄧愈往鎮之。饒濱鄱陽湖，友諒

數遣舟師來攻，愈與光等連營拒之，屢殲其眾。已而漢將侯邦佐陷浮梁，於光單騎來歸。

時安慶為長江上流要地，先是趙普勝守之，頗難攻取。友諒既殺普勝，用別將守安慶，而以普勝部將張志雄帥兵從建康。志雄怨友諒，故龍江之戰無鬥志，來降，因獻取安慶之策。我師遂進克安慶，太祖命巢湖將僉院趙伯仲守之。尋為張定邊所破，伯仲遁還，太祖怒曰：「主將不能堅守城池，城陷遠遁，當誅之。」常遇春諍曰：「伯仲係渡江勳舊，宜曲赦之。」太祖曰：「不依軍法，無以警後！」賜弓弦令自盡，而官其弟庸行樞密院事。

九月，徐壽輝舊將歐普祥以袁州來降。陳友諒遣其弟友仁攻普祥，普祥擊敗之，擒友仁。友仁懼，乃與普祥約和，釋友仁歸。

二〇一年春三月，陳友諒遣其將李明道寇廣信，據草平鎮，遏浙東援兵。胡德濟遣夏德潤出兵奪其墩，戰死。賊又保玉山，胡大海部將繆美聞之，來援，與賊戰於東津橋，遂復玉山，抵廣信，絕明道歸路。

六月，明道圍廣信急，而德濟兵少，僅嬰城守，遣使求援於父大海。大海率師由靈溪進，李文忠亦遣兵援之。德濟聞援兵至，引兵出城，與大海夾擊明道，大破之，擒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，並士卒千餘人，戰馬、器械無算。大海送明道、漢二於文忠。文忠令漢二招友諒建昌守將王溥。溥，漢二兄也，遂歸附，乃俱送建康。太祖釋而用之，征江州南昌，用為鄉道。

秋八月，太祖決計伐陳友諒，會李明道具言：「友諒弒徐壽輝後，將士離心，政令不一，驍勇如趙普勝，又忌而殺之，雖有眾，不足恃也。」太祖召諸將諭之曰：「友諒殺主僭號，犯我近疆，殞我名將，觀其所為，不滅不已。爾等各厲士卒以從。」庚寅，太祖御龍驤巨艦，帥舟師乘風溯流而上，鳥數萬，夾上艦而飛。戊戌，抵安慶，敵固守不戰，乃以陸兵疑之。敵兵動，遂命廖永忠、張志雄以舟師擊其水寨，大破之。攻城，自旦至暮，不拔。劉基請棄安慶去，逕拔江州，傾其巢穴，太祖從之。遂率兵西上，長驅過小孤，友諒將丁普郎、傅友德率所部歸附。友德，宿州人，後徙碭山，勇略冠一時。初從山東李喜喜剽掠入蜀，常為軍鋒冠，歸明玉珍。玉珍不能用，率所部走武昌從陳友諒，忽忽無所展。聞明師攻江州而歎曰：「此吾主也！」以所部謁見於小孤山。上奇之，擢為將，遣使招諭江西諸郡。壬寅，次湖口。友諒舟出江偵邏，擊敗之，乘勝至江州。友諒始知之，以為神兵自天而下，倉卒不能軍，挈妻子夜奔武昌。癸卯，師入江州，乘勝追拔贛州、黃州、興國、黃梅、廣濟等處。

偽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，遣其部將鄭仁傑詣軍門納款，且請禁止數事，勿散離其所部兵。太祖有難色，劉基自後陽所坐胡牀。太祖悟，許之，賜書慰諭，略曰：「鄭仁傑至，言足下有效順之機，此足下之明達也；又恐分散所部，屬之他將，此足下之過慮也。吾起兵〇年，奇才英士，得之四方，其有能審天時，料事機，挺然委身而來者，蓋其意立欲立功當世，垂名後裔。大丈夫相遇，磊磊落落，一笑契合，洞見肺腑，故嘗推赤心以待之，隨其才而任使。兵少則益之以兵，位卑則隆之以爵，財乏則厚之以賞，此吾待將士之心也。安肯散其部屬，負人求歸之心哉。陳氏諸將，如趙普勝驍勇善戰，以疑見侮，猜忌若此，事竟何成。近有龍江之役，長張、梁鉉、彭指揮諸人來降，視吾諸將，恩均義一，無有所間。及長張破安慶，梁鉉等攻江北，功績並著。此數人者，其自視無復生理，尚待之如此，況足下不勞一卒，以完城來歸者耶！得失之機，間不容髮，其早為之計。」廷瑞得書，遣康泰詣九江降，廷瑞後改名廷美。

漢將餘于吳宏、龍泉彭時中、吉安曾萬中、孫本立等，皆遣使納款。命趙德勝、廖永忠等分兵攻瑞州、臨江諸郡。鄧愈帥兵襲浮梁，友諒參政侯邦佐棄城遁。於光進拔樂平，敗偽蕭總管，擒萬戶彭壽等六〇八人，饒州悉定。〇月，愈駐兵臨川之平塘，時友諒將鄧克明據撫州，佯遣使通款，無降意。愈知其情，卷甲夜趨，比旦，入城。克明單騎遁，尋被獲。諸將旋師攻安慶，下之。

二〇二年春正月，太祖幸南昌，胡廷瑞率祝宗、康泰等迎謁。以鄧愈為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，鎮南昌。時宗、泰降，非本意，即欲謀叛，廷瑞密以言。上乃令宗、泰帥所部從徐達攻武昌。

二月，太祖率胡廷瑞等還建康。宗、泰行至女兒港，遂叛，道掠布商船為旗，反兵劫南昌。知府葉琛迎戰，死之。鄧愈倉卒以數〇騎出走，數與賊遇，從者多遇害。愈窘甚，連跳跨三馬，馬輒踣，幾不免，最後得養子所乘馬，走還建康。徐達兵至湖廣沌口，聞變，旋師赴之。宗至新淦，為鄧志明所殺。泰走廣信，以廷瑞甥，特宥之。南昌復定。太祖聞之，喜曰：「南昌控引荆、越，西南之藩屏，得南昌，去陳氏一臂矣，非骨肉重臣不可守。」

五月丙午，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、薛顯同參政鄧愈鎮之。八月陳指揮聚眾結寨南昌之西山，趙德勝、孫興祖攻破之，俘斬三千餘人。

冬〇二月，漢將熊天瑞寇吉安，陷之，殺守將孫本立。友諒使其知院饒鼎臣守吉安。鼎臣剽悍有膽略，所至毒害，人呼為饒大膽。丁亥，朱文正遣兵復吉安，鼎臣出走。

二〇三年春二月，漢太尉張定邊陷饒州，於光走還。

夏四月，陳友諒忿其疆場日蹙，大作舟艦，高數丈，飾以丹漆，上下三級，級置走馬棚，下設板房為蔽，置櫓數〇其中，上下人語不相聞。櫓箱皆裹以鐵，自謂必勝。載其家屬百官，空國而來，兵號六〇萬，攻南昌。壬戌，薄城下。諸將分門拒守，鄧愈守撫州門，趙德勝守宮步、土步、橋步三門，薛顯守章江、新城二門，牛海龍等守琉璃、澹臺二門，文正居中節制，自將精銳二千，往來策應。丙寅，友諒親督兵攻撫州門，兵各載竹盾如箕狀，以禦矢石，極力來攻，城壞二〇餘丈。鄧愈以火銃擊退其兵。隨豎木柵，賊爭柵，文正督諸將死戰，且戰且築，通夕復完。於是李繼先、牛海龍、趙國旺、許珪、朱潛、程國勝等，皆戰死。

五月丙子，友諒復攻新城門，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，斬其平章劉震昭，敵兵退。百戶徐明被執，死之。

六月辛亥，友諒增修攻具，欲破柵自水關入。文正使壯士以長槩從柵內刺之，敵奪槩更進。文正乃命煖鐵戟鐵鉤，穿柵復刺，敵復來奪，手皆灼爛，不得進。友諒盡攻擊之術，而城中備禦萬方，殺傷甚眾。友諒分遣饒鼎臣等陷宮步，李明道叛，守將曾萬中死之，劉齊、朱叔華被執。陷臨江，復執趙天麟。以三人徇於城下，文正等不為動。賊復攻宮步、土步二門。趙德勝巡城至宮步門，賊伏斃張弩射之，中腰脅，箭深入六寸，拔出，拊膺歎曰：「吾自壯歲從軍，傷矢石者屢矣，未有若此之創者，命也。獨恨不能從主上掃清中原耳！」遂卒。南昌被圍既久，內外阻絕，文正遣千戶張子明赴建康告急，又詐遣卒號捨命王者詣友諒約日出降。有諒信之，緩其攻。至日，城上旗幟一新，友諒候至暮，見無降意，縛降卒至城下殺之。張子明取漁舟從水關出，越石頭口，晝行夜止，半月達建康。時太祖方親破張士誠將呂珍於安豐，解安豐圍。命徐達等移師圍廬州，而自還建康。子明至，太祖問：「友諒兵勢何如？」子明對曰：「友諒兵雖盛，戰死亦不少。今江水日涸，巨艦將不利，又師久糧乏，援兵至，可必破也。」太祖曰：「歸語文正，但堅守一月，吾當自取之。」乃遣子明先還，至湖口，為友諒兵所執。友諒曰：「若能誘降，非但不死，且富貴。」子明陽許之，至城下，呼曰：「主上令諸公堅守，大軍且至矣。」友諒怒，殺之。文正等聞之，守益堅。時徐達、常遇春圍左君弼於廬州，太祖遣使命解圍曰：「為一廬州而失南昌，非計也。」

七月癸酉，太祖自將救洪都，達、遇春亦自廬州還。太祖親督諸將，會師馮轟於龍江，舟師凡二〇萬。

癸未，進次湖口，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於涇江口，復以一軍屯南湖嘴以遏友諒歸師。又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，防其奔逸。

丙戌，友諒圍南昌凡八〇有五日，聞太祖至，解圍，東出鄱陽逆戰。太祖率諸將由松門入鄱陽湖。

丁亥，遇於康郎山，友諒列巨舟當我師。太祖見之，謂諸將曰：「彼巨舟首尾連接，不利進退，可破也。」乃命舟師為二〇隊，火器弓弩以次而列。戒諸將：「近寇舟，先發火器，次弓弩，及其舟則短兵擊之。」

戊子，徐達、常遇春、廖永忠等進兵薄戰。達身先諸將，擊敗其前鋒，殺千五百人，獲一巨舟而還，軍聲大振。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礮，焚寇舟二〇餘艘，殺溺死者甚眾。元帥宋貴、陳兆先亦死戰。徐達等搏戰不已，火延及達舟，敵乘之，達撲火更戰。太祖急遣舟援達，達力戰，敵乃退。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犯太祖舟，舟膠於沙，漢兵匝焉。程國勝劍叱之，與陳兆先奮擊，牙將韓成進曰：「古人殺身以成仁，臣不敢愛其死。」乃服上冠袍，對敵自投水中。敵信之，攻少緩。宋貴、陳兆先俱戰死。常遇春從傍射中定邊，定邊舟始卻。愈通海來援，舟驟進，水湧，太祖舟遂脫。通海與廖永忠以飛舸追定邊，定邊走，身被百餘矢，退去。會日

暮，太祖鳴鉦，集諸將申約束。恐張士誠乘虛入寇，命徐達回守建康。

己丑，太祖復親佈陣，與友諒戰。友諒悉巨舟連鎖為陣，旌旗樓櫓，望之如山。我舟小，仰攻多卻，太祖親麾之，不前，右師少卻，立命斬隊長□餘人，猶不止。郭興進曰：「非人不用命，舟大小不敵也。臣以為非火攻不可。」太祖然之，命常遇春等分調漁舟，載荻葦，置火藥其中。至晡時，東北風起，太祖命以七舟束草為人，飾以甲冑，持兵戟，若鬥敵狀，令敢死士操之，備走舸於後。將迫敵舟，乘風縱火，風急火烈，須臾抵敵舟，焚水寨數百艘，燄燄漲天，湖水盡赤，死者大半。友諒弟友仁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。我師乘之，又斬二千餘級。友仁者，即所謂五王也，眇一目，有智數，梟勇善戰。至是，友諒為之喪氣。普略，即新開陳也。

是日，張志雄舟檣折，為敵所覺，以數舟攢兵鉤刺之，志雄窘迫自剄。丁普郎、余昶、陳弼、徐公輔皆戰死。普郎身被□餘創，首脫，猶植立舟中不仆，持兵若戰狀。是時太祖所乘舟檣白，友諒覺，欲並力來攻。太祖知之，庚寅夜，令諸船盡白其檣，且莫能辨，敵益駭。辛卯，復率眾大戰，自辰至巳不解。時劉基侍，忽躍起大呼。太祖亦驚起回顧，但見雙隻手揮之曰：「難星過，急更舟！」太祖如言入他舟，坐未定，舊所御舟以礮碎矣。友諒乘高見舟碎，喜甚。俄太祖麾舟更進，皆失色。廖永忠、俞通海、汪興祖、趙庸以六舟深入，敵聯大艦拒戰，蔽之，舟若沒。有頃，六舟旋繞漢軍而出，勢如游龍，諸將見之，勇氣百倍，呼聲動天地，波濤立起，日為之晦。時漢舟大，我師環攻之，殺其卒殆盡，而操舟猶不知，呼號搖櫓如故，已而焚其舟，皆死。

至午，敵兵大敗，棄旗鼓器仗，浮蔽湖面。通海等還，太祖勞之曰：「今日之捷，諸君之力也。」友諒戰不利，欲退保鞋山。我師先至罌子口，橫截湖面，邀友諒，不得出，乃斂舟自守，不敢更戰。是日，移舟泊柴棚，去敵五里許，諸將欲退師，少休士卒。太祖曰：「兩軍相持，先退，非計也。」俞通海以湖水淺，請移舟扼江上流，劉基亦密言當移軍湖口，期金木相犯日決勝，太祖從之。時水路狹隘，舟不得並進，恐為敵所乘，至夜，令船置一燈，相隨渡淺，比明，已盡渡矣，乃泊於左蠡。友諒遂亦移舟出泊瀟磯，相持者三日。友諒左、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。

初，友諒戰不利，右金吾曰：「今戰不利，出湖實難，莫若焚舟登陸，直趨湖南，謀為再舉。」其左金吾曰：「今雖不利，而我師猶多，戮力一戰，勝負未可知，何至自焚以示弱！萬一捨舟登陸，彼以步騎躡我後，進不及前，退無所據矣。」友諒猶豫不能決，至是失亡多，乃曰：「右金吾是也。」左金吾聞之懼，來降。右金吾見其降，亦率所部來歸。友諒兵益衰。太祖既駐師彭蠡，移書友諒曰：「公乘尾大不掉之舟，殞兵敵甲，與吾相持。以公平日之強暴，正當親決一死戰，何徐徐隨後，若聽吾指揮者，無乃非丈夫乎！」友諒得書，怒，留使者不遣，盡殺所獲我戰士。太祖聞之，命悉出所俘友諒軍，視其傷者賜藥療之，皆遣還，下令曰：「但獲彼軍，皆勿殺。」又令祭其弟姪及將士之戰死者，師出湖口，命遇春、永忠諸將統舟師橫截之。又令一軍立柵於岸，控湖口。旬有五日，友諒不敢出。復移書與之曰：「昨吾船對泊瀟磯，嘗遣使齎記事往，不見使回，公度量何淺淺哉！丈夫謀天下，何有深仇！夫自辛卯以來，天下豪傑紛然並起，邇來中原興問罪之師，挾天子令諸侯，於是淫虐之徒一掃而亡。公之湘陰劉亦懼而往，此公腹心人也，部下將自此往矣。江、淮英雄，惟吾與公耳，何乃自相吞並！公今戰亡，弟姪首將，又何怒焉。公之土地，吾已得之，縱力驅殘兵，來死城下，不可再得也。設使公僥倖逃還，亦宜修德，勿作欺人之容，卻帝名而待真主。不然，喪家滅姓，悔之晚矣。」友諒忿恚不答。太祖與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賦詩，意氣彌壯，分兵克蘄州、興國。友諒食盡，掠糧於南昌，朱文正遣人燔其舟，勢益困。時我師水陸結營，列柵江南北岸，置火舟、火筏中流，戒嚴以俟。八月壬戌，友諒計窮，冒死突出，繞江下流，欲由禁江遁回。太祖麾諸軍追擊，以火舟、火筏衝之，敵舟散走，追奔數□里。自辰至酉，戰不解。至涇江口，涇江之兵復擊之。張鐵冠大笑賀曰：「友諒死矣。」太祖曰：「無妄言！」又曰：「縛汝水濱以俟。」乃遣人具牲酒往祭友諒，以覘生死，且曰：「如其生，往者必還；若不還，死決矣。」乃往者俱被殺。未幾，有降卒來奔，言：「友諒在別舸中流矢，貫睛及顛而死。」諸軍聞之，大呼喜躍，益爭奮，擒其太子善兒。

明日，平章陳榮等悉舟師來降，得士卒五萬餘人。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還武昌。復立理為帝，改元德壽。諸將多勸太祖乘勝逕搗武昌滅漢者，不從。初，劉基自青田還建康，上謀用兵吳、漢孰先，或以張士誠近，富而弱，宜先。基曰：「不然。士誠自守寇耳，陳友諒居上流，且名號不正，宜先伐之。陳氏滅，張氏囊中物矣。」太祖曰：「然。友諒剛而輕，士誠狡而懦，若先攻士誠，友諒必空國來救，是吾疲於二寇也。」遂決計伐陳氏。會士誠遣呂珍攻韓林兒於安豐，太祖親率諸將援之，基乃諫不聽。既解安豐圍，復命諸將移師圍廬州。及友諒急攻南昌，張子明濟師，始解廬州圍，親帥而上。至是，太祖謂基曰：「我不當有安豐之行。使友諒乘我出，建康空虛，順流而下，我進無所成，退無所歸，大事去矣。今友諒不攻建康，而圍南昌，計之下者，不亡何待！乃知天命有所歸也。」時四方割據，惟友諒驕悍，為群雄冠。其初起也，父普才戒之曰：「若捕漁兒耳，而乃圖大事！」友諒曰：「相塚者言我家當富貴，今其時矣。」及貴迎父，父曰：「兒不守故業，吾懼及也。」至是敗，年四□四，稱帝僅四年。友諒既敗，太祖喜謂諸將曰：「此賊亡，天下不足定矣。」

九月壬申，班師還，告廟飲至，論功行賞，賜常遇春、廖永忠俞通海等田，餘賜金帛有差。太祖經理建康守禦畢，留徐達等備吳，壬午，復率諸將親視陳理。

□月，至武昌，分兵立柵，圍其四門，又於江中聯舟為長寨，以絕其出入之路。分兵徇漢陽、德安州郡，湖北諸郡皆來降。

□二月甲寅，太祖還建康，命常遇春率諸將圍之。

二□四年春二月乙未，太祖以武昌圍久不下，乃親往視師。

辛亥，至武昌督兵攻城。城東有高冠山，俯城中可瞰也，漢兵屯焉。太祖問諸將誰能奪此者，傅友德請先登，一鼓奪之。面中一矢，鏃出腦後，脅下復中一矢，友德不為沮，人服其勇。敵將陳同僉者，驍捷善騎，馳入中軍帳下。太祖方坐胡牀，疾呼曰：「郭四，為我殺賊！」英持鎗奮臂一呼，賊應手殞墜。太祖曰：「尉遲敬德不汝過也！」解所服紅錦袍賜之。漢岳州守將張必先率潭、岳兵來援，至夜婆山，太祖命常遇春乘其眾未集，擊敗之，擒必先。必先驍勇善戰，人號為潑張，城中倚以為重。至是，縛至城下，示之曰：「汝所持者潑張，今已為我擒，尚何恃而不降！」必先亦呼定邊曰：「吾已至此，事不濟矣。兄宜速降為善。」定邊氣索不能言。後數日，太祖復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，諭陳理曰：「理若來降，當不失富貴。」復仁固請曰：「主上推好生之德，惠此一方，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，而臣不食言，臣雖死不恨矣。」太祖曰：「吾兵力非不足，所以久駐此者，欲待其自歸，免傷生靈耳。汝行，必不誤汝。」復仁至城下號哭，理驚，召之入，相持哭。哭止，復仁諭以太祖意，詞旨懇切。時陳氏將略無右定邊者，定邊亦知不可支。癸丑，陳理銜壁肉袒，率定邊等詣軍門降。理至軍門，俯伏戰慄，不敢仰視。太祖見其幼弱，起，擊其手曰：「吾不爾罪，勿懼也！」令宦者入其宮，傳命諭友諒父母，凡府庫儲蓄，令理悉自取之。遣其文武官僚以次出門，妻子資裝皆俾自隨。明師圍武昌，凡六閱月而降，士卒無敢入城市，晏然不知有兵。城中民饑困，命給米賑之，召其父老撫慰，民大悅。於是漢、沔、利、岳郡縣相繼降。立湖廣行中書省，以樞密院判楊璟為參政守之。封陳理為歸德侯。江西行省以友諒鏤金牀進，太祖觀之，謂侍臣曰：「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耶！一牀工巧若此，其餘可知。窮奢極侈，安得不亡。」命毀之。

夏四月丙申，命建忠臣祠於鄱陽湖康郎山，祀丁普郎、張志雄、韓成、宋貴、陳兆先、余昌昌、文貴、王勝、李信、陳弼、劉義、徐公輔、李志高、王咬住、姜潤、石明、王德、朱鼎、王清、常德勝、王鳳顯、丁宇、王仁、汪澤、王理、陳衝、裴乾、王喜仙、袁華、史德勝、常推德、曹信、逢德山、鄭興、羅世榮等三□五人。乙巳，命建忠臣祠於南昌府，祀趙德勝、李繼先、劉齊、朱叔華、許圭、朱潛、牛海龍、張子明、張德山、徐明、夏茂成、萬思誠、葉琛、趙天麟等□有四人。

時漢既平，熊天瑞尚竊據贛州未下。

八月壬辰，命常遇春、鄧愈率兵討之。愈與遇春合兵平臨江之沙坑、麻嶺、牛陂諸寨，執偽知州鄧志明送建康，及其兄克明俱伏誅。時李明道匿武寧山，被獲，太祖以其反覆，亦戮之。遇春兵次吉安，遣人語饒鼎臣曰：「吾今往取贛，可出城一言而去。」

鼎臣怖不敢出，遣其幼子出見。遇春坐而飲之，曰：「歸語爾父，可善自為計。」鼎臣即夜棄城走安福。遇春復吉安，乃引兵趨贛州。已而鼎臣復肆剽掠，王國寶擊斬之。

九月乙未，命徐達、楊璟等帥師進取江陵，故偽漢知院姜瑀等以城降。改江陵為荊州府。達遣唐勝宗分兵取長沙，下沉陵、醴陵，傅友德取夷陵。常遇春等圍贛州未下，太祖諭遇春等曰：「熊天瑞困處孤城，猶籠禽阱獸，豈能逃逸。但恐城破之日，殺傷過多，要當以保全生民為心，一則可為國家，二則可為附者勸。且如漢鄧禹不妄誅殺，子孫昌盛，此可為法。向者鄧陽湖之戰，友諒既敗，生降其兵，至今為我用，縱有逃歸者，亦我百姓。苟得地無民，將安用之！」時天瑞拒守益堅，遇春乃濬濠立柵以圍之。王瑞子元震竊出覘軍，遇春從數騎，猝與遇。元震來襲，遇春遣壯士揮刀擊之，元震奮鐵槌以拒，且戰且卻。遇春曰：「壯士也！」止勿追。

□二月，徐達克辰州、衡州。句容儒士戎簡入見，語及伐陳之事，簡曰：「向敗陳氏於九江，何不乘勝直抵武昌，而乃引還？今雖克之，用力多矣。」太祖曰：「汝儒者，豈不聞覆巢之下無完卵乎？當陳氏兵敗，我豈不知乘勝蹴之。兵法曰：『窮寇勿追。』若乘勝急追，彼必死鬥，殺傷實多。吾故縱之，遣偏師綴其後，恐其奔逸。料彼殘破之餘，人各偷生，喘息不暇，豈敢復戰。我以大軍臨之，故全城降服。一者士不傷，一者生靈獲全，所得不已多乎？」簡太悅服。

二□五年春正月己巳，熊天瑞被圍日久，力不能支，乃降，其所統南安、雄州、韶州諸郡皆下。太祖聞遇春克贛不殺，喜甚，遣使褒諭之曰：「予聞仁者之師無敵，非仁者之將不能也。今將軍破敵不殺，捷書至，予甚為將軍喜，雖曹彬之下江南，何以加之！」先是，天瑞橫斂取民財，太祖悉命罷之。

甲戌，常遇春進師南安，遣麾下招諭韶州未下諸郡。於是友諒韶州守將張乘彝、南雄守將孫榮祖等，各籍兵糧來降。遇春振旅還。

谷應泰曰：

慨自元人失馭，群雄蜂發，逐鹿之夫，所在都有。太祖崛起濠梁，而同時並興者，則有張士誠據吳，徐貞一據蘄，明玉珍據蜀，方國珍據江東，然皆闔門坐大，非有圖天下之志也。獨陳友諒以驍鷲之姿，奄有江、楚，控扼上流，地險而兵強，才剽而勢盛，實逼處此，以與我爭尺土者，非特漢之文伯、子陽，唐之世充、建德而已。乃太祖之用兵也，先規偽漢，後取偽吳，成算在胸，次第不爽。於是龍江拔柵，大奪戰舸，柴桑陳兵，自天而下，不待康郎報捷，湖口移軍，而敵在目中，氣吞小醜矣。雖其間茂才作諜，韓成赴江，履尾乘危，亦煩經畫，而太祖屢挫而氣不折，友諒小勝而志益驕，此明之所以興，漢之所以亡也。

至若友諒者，本沔陽漁家，刀筆小吏，徒有凶殘，實無功德，干城仗普勝，而旋即殺之，北面事壽輝，而旋即斃之，名實交喪，忠勇並失，誠所謂蠅聲紫色，聖王之驅除耳。而論者以周顛仰天，鐵冠大笑，劉基之手揮難星，雷老之忽然不見，王者所至，諸神效靈。而不知友諒者，犯順多黑闥之風，歸命少竇融之智，盜竊空名，進退無據，抑亦人謀不臧，匪特天亡之也。然而江夏既平，漸可北窺襄、鄧，荆、楊混一，便當分下中原，從此摧枯拉朽，帝業已成，宜乎太祖有云：「此賊平，天下不足定也。」雖然，尤有異者，友諒初破太平，僭稱大號，兵來甚銳，議者欲降，獨劉基以為取威定霸，在此一舉。豈直周瑜決策，孫不降曹，實乃隨何絕使，漢終覆楚，安危之機，豈不以謀哉！